



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集

光辉的里程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革命斗争回憶錄第一集

光 輝 的 里 程

蘭州部隊政治部宣傳部編



敦煌文藝出版社

1959年·蘭州

革命斗争回憶錄第一集

光輝的里程

兰州部隊政治部宣傳部編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市白銀路)

甘肅省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

甘肅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甘肅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4 $\frac{1}{2}$ 印張·插頁1·77,000字

1960年2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42,120

統一書号：T10148·96

定 价：(4)0.47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霍州催糧、活捉張彪等二十篇革命回憶錄。
在這些文章中，真實、生動地記載了中國人民武裝部隊
在對敵鬥爭和生產戰綫上的英雄事迹。是一本很有教育
意義的書。

目 录

东渡偵察	王伯川 (1)
开赴雁北	王清銘 (7)
民兵大擺地雷陣	李佐堂 (14)
老湖打鹽	范自慎 (27)
南龍崗战斗	閔洪友 (30)
一日之戰	張建萍 (35)
霍州催糧	肖顯莊 (45)
意晉西北反蚕食斗争片断	靳 旺 (55)
分敌殺敌	王福增 (59)
韓略伏击战	聶風炎 (63)
大販鬼子遇鉄臂	郭伯富 (67)
吳拉古媽的新生	張敬謙 (72)
活捉張彪	刘兆英 (76)
战斗在丹江兩岸	薛兴軍 (83)
山林生活三十六晝夜	刘 斌 (92)
晋化綏伏击战	張 乱 (98)
平城战斗	張新勝 (105)
攻克襄陽	崔元琳 (111)
李庄的堅守战	柳三朵 (119)
战士的智慧 and 胆量	柳三朵 (125)

东 渡 偵 察

王 伯 川

一九三八年的秋天，我在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三营十二連担任排長，部隊住在陝西的吳堡縣，貼近黃河的宋家川，隔河相望，便是被日本鬼子鉄蹄蹂躪下的山西淪陷区。我們駐扎这里的任务是：坚决保衛黃河、保衛党中央，阻击日本鬼子偷渡、侵占边区。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个偉大的任务充分掌握和發揮主动权，有利的打击敌人，因此，对彼岸敌情的偵察了解是十分必要的。

宋家川的对岸是日本鬼子占領控制的山西軍渡，中間隔着一條天險的黃河，水勢流速急劇，波浪凶猛，船在水上一起一落丈把高，初渡的人都受不了这种顛簸。宋家川和軍渡是黃河兩岸的重要渡口，是山西与陝西之間的公路連接要口，兩岸都是石山陡坡，地勢險要。

这天，連長傳達了团部的指示，連長命我排渡过黃河去山西李家塬、薛村、穆村、柳林一帶，对敌人的兵力、兵种、火器、工事構築、駐軍分布等情况进行偵察。我愉

快的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后，腦子提出了一連串問題：是用便衣偵察的方式好呢？还是用武裝偵察的方式好呢？怎样使任务完成的更順利，偵察的更准确呢？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，需要立即作周密考慮解決的問題。

四班長趙振彪同志，是个机智勇敢的小伙子，他兴冲冲的說道：“王排長，山西的地形我知道的多，山地起伏不平，遍地長的高粱和棗樹，便于隱蔽运动，建議帶領第四班以武裝偵察的方式去执行这次任务。”領導同意了这个建議，我立即向全班講清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，一切准备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做完了。在一天的拂曉时分，我和四班十一个人，駕着一只小船，在宋家川下游的康家塔（距宋家川十余華里）渡黄河。黄河天險是古今公認的，也是鬼子企圖进犯边区的天然屏障。但是在我們这些无畏战士的脚下，它变得特別馴服、温存，我們順利的排除了困难，按預定時間登了岸。

登岸便是呂梁山区，我們在一个叫后河底村落脚，随即找当地群众了解情况。由于我軍沒有在这里駐扎过，群众對我們究是何人？來此作甚？缺乏認識，顧慮重重，不敢暢談。他們上日伪軍的当多了，對我們保持戒心是可以理解的。當我們講清了是八路軍并說明了來意后，老鄉們才敢逐漸的向我們談鬼子的情况了。

根据老鄉們反映的情况，我們對敌情作了分析判断：李家塬至薛村相距二十華里，穆村一帶可能駐的是鬼子的小隊，柳林鎮駐的是鬼子大隊，离此七十華里，把敌人

的几个分布点联结起来，恰好都在沿軍渡至柳林鎮的公路上。因此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：在这一段公路上，必定經常有零星的或小股的敌人來往，这正好是我們獵取“活舌头”的良机；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开朗了。捉活情报，是完成偵察任务最有效最准确的办法。

捉活情报，得先設好埋伏。四班長建議在薛村至李家塬公路間設伏，因为这一帶地形起伏不平，同时距黃河較近（二十多華里），完成任务后，走脫也比較容易。

經過討論，我同四班長帶領兩個战士，首先往設伏地点偵察地形，最后在距李家塬八華里处的山半坡上找到了一段袋形地段；那里是公路必經的通道，路兩旁是密密麻麻長得六尺多高的高粱地，地里还有些棗樹，既便于隱蔽，又便于观察，由此突然挺出截击敌人，簡直是难得的地方了。

已經是我們出發的第二天下午四點鐘時分了。我叫四班長帶領他班的战士，在明晨拂曉前設伏就緒；同时，我帶兩個战士，在一个小高地了望联系。四班長立即將八个战士一一布置交代了任务，規定了联系地点和行动哨令，按时进入了埋伏地。大家对捉活情报的信心很高。他們說哪怕等几天几夜，也定要抓兩個会說話的舌头交回团部。

秋天的夜晚，呂梁高原吹着冻人的寒風。在高粱地里伏着的同志，咬着牙抵制着寒冷；一夜过去了，連一个人影也沒看見，一点动静也沒有發現。

太陽升起來了，个个抬起头偷眼瞧瞧这死寂的大地，

敌占区的早晨，顯得那么沒有朝气，在黃河西岸，边区的農民或許正在一边唱歌一边生產吧！而这里，在这法西斯鉄蹄蹂躪下的山西淪陷区，沉靜得象沒有生命一样，广闊的道路漫生野草，辛勤的農民蜷伏在茅屋里，熬受着苦难；高粱地里的雜草告訴我們，这肥美的土地，已失去了主人的护理。一河之隔，竟是兩個天地，日本法西斯啊，你这灾难的化身，帶給我山西人民何等沉重的痛苦啊！

怀着偵察敌情，打击敌人，解放人民的憤怒心情，战士們又在高粱地里等待了整整一个早上，仍然等不到一个人影。

“繼續埋伏，等待机会，不要露声色！”四班長以极低的声音向大家傳遞着命令。战士們抖了抖精神，驅逐了疲倦坚持着。又是兩個小时从寂靜的空气中溜走了，仍然沒有敌人走上我們的埋伏圈，大家实在有些熬不住了，有的松懈的喘几口粗气。

“不要动，有人……”还是四班長的眼尖，只見从公路远处有一对模糊的人影向埋伏圈走來，这究竟是兩個什么人呢？是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敌人汉奸呢？不管什么人，至少他們会了解那边的一些情况，因為他們是从虎穴深处——敌人大隊所在地柳林鎮走來的。

我在高地上自然也很早發覺了这一情况，兩眼不眨，全力注視着。

这一对模糊的人影，漸漸由远而近，由模糊到清楚，現在已能約略的看到他們穿的是黑色的商人衣服了，然而

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誰也不敢妄加判断。为了不错过时机，我立即讓一个战士匍匐前进，向四班長联系，把我們看到的情况告訴他。

“近了，更近了……。

离埋伏圈大約只有二三百公尺了，几分鐘以后，就要被我們截击了。这时已能看清他們的一举一动，其中一个头戴礼帽，身着黑色長袍；另一个身着灰短衣，留着个洋头；兩人大搖大擺，指东划西，洋洋自得，象是逛公園一样，沒有一点緊張的样子。这种情况使我敢于判断：“他們不是鬼子的便衣就是汉奸，除這兩类人外，在敌占区哪有这样逍遙自在、神气活現的人呢？”

随着人影的移近，四班長早已指示战士作好了出击准备。他們剛剛踏进埋伏圈，机智勇敢的四班長帶領他的八个战士，一个箭步跨出了公路，喝令：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，不要动！”响亮的声音，突然挺出的动作，使这两个家伙魂飛魄散慌作一团，其中身着黑長袍的家伙还順手从怀中掏出駁壳槍，企圖頑抗；但是他的手槍还没有举起，七八支長槍已頂准了他的胸膛。他們只好乖乖的扔下手槍，举起双手投降了。

抓起來以后，进行盤問。他倆答話噁哩咕嚕，我們一点也听不懂，只好將繳获的手槍（共兩支）子彈（八十余發）、軍用地圖……以及这两个家伙，一齐押过黄河解送团部。

隔了一天，押送这两个家伙的同志从团部回來了。他

們帶來了團首長的一封信，內容大致是：

“你們勝利的完成了偵察任務，以十分艱苦和勇敢的精神深入敵占區，機智的捕獲了鬼子參謀一名，測繪員一名，打亂了他們企圖測繪我方前沿陣地情況，刺探我方軍事部署的計劃，我向你們表示祝賀……。”信內並指示我們過河歸隊。

我們高興極了，參謀、測繪人員是最能提供情況的活情報呀！

雖然我們捉住了兩個敵人的活情報員，但全班絲毫沒有表現驕傲自滿。為了進一步搞清李家塬敵人的情況，我們精神振奮，又埋伏於距李家塬西邊四百餘公尺處的高粱地裡，等待了一個上午；趁鬼子集合吃中午飯時，一聲口令，機槍步槍猛烈的向鬼子隊群中掃射了一陣，打死打傷不知其數；只見鬼子慌慌張張亂成一團，四處躲藏，被打得蒙頭轉向。不一會村庄裡和工事裡向我們發射了數十炮，機槍不斷向我們掃射。我們因在高粱地裡隱蔽的好，敵人不但看不見我們，連一發子彈也沒打到我們身上。不到五分鐘，一群敵騎兵從村後邊猛撲出來，向公路方向奔來，企圖包圍合擊我偵察班，這正達到了我們以“武力偵察”的手段來了解敵人的目的。了解到敵人的兵力、兵器、兵種及工事分布情況後，我們全班便迅速的從高粱地裡撤離了那個地區，向西北方向的后河底村走去。黃昏時候，我們過了黃河，同志們都懷着勝利和圓滿地完成任務後的喜悅心情，回到了駐地。

开 赴 雁 北

王 清 銘

一九三八年七月，由黃（新挺）、廖（汉生）二同志率領亞六团（七一六团），从五寨縣出發，經易井、神池开赴敌后抗日根据地——雁北，擴展敌后游击活动。那时，我是这个团三連三排的代理排長。

在进入雁北地区的行軍途中，我們親眼看到日寇鉄蹄遺留的罪惡：剛脫胎的嬰兒被剖腹挂在樹梢；善良的妇女被强姦后用刺刀戳死，又在陰戶里塞上石头，裸体弃在道旁；村庄的房屋被燒燬，不时的散發出刺鼻的腥味，燒焦了的軀体殘骸，倒在燃燒过的屋旁；孤兒悲痛的嚎啕和大人嘶啞的哭声，一陣陣傳來。就是鉄心腸的人，見了这般情景，也得热泪盈眶。

同志們咬緊嘴唇，含着眼泪踏过一片片的焦土，胸中的怒火在沸騰，个个迈着雄壯的步伐前进，直向敌后插去。

經過一連五晝夜的艰苦行軍，我們通过了神池，踏上万里長城，穿过羊房口，到达了雁北的广武附近。我們在广武休息了一天，便沿朔（縣）宁（武）鐵路轉至平朔

公路，进入了連綿的山区。

經過一夜急行軍，部隊已很疲累了，便在一个村旁臨時休息。戰士們在軟綿綿的草地上，有坐的、有躺的、有說笑的、有吃着干糧的，大家尽情的享受着這行軍中的休息。忽然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大伯，踉踉蹌蹌的跑到我們的面前，臉上挂着萬縷苦絲，干癟的眼睛里，飽含着泪水，忿怒的向我們控訴了他兒媳被日寇姦污和兒子被殺死的經過后，兩拳緊握着在胸前揮動，泣不成聲，從牙縫里迸發出一句話：“同志們！要——給我們報仇呀！”

聽到這血淚的控訴，剛才的說笑驟然停止，躺着的同志坐了起來，吃干糧的同志，干糧卡在喉嚨里也忘記了下嚥，周圍的空氣死一般沉寂。一團團仇恨的怒火，燒得我們的心直往上跳。

九班的石生貴同志是雁北人，他看到和聽到這些慘狀后，在一旁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這時指導員楊茂枝同志，從大伙中間站起來講話。他的神情激憤，說話的聲音微微有些顫抖，但語調是那樣的有力，每個字里都帶着無比的仇恨：“同志們，這個仇我們非報不可！這筆血帳，我們一定要清算！”他把握緊的拳頭向空中一揮，恨恨的打了下去，提高了嗓音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要把悲痛化為力量，堅決勇敢的去消滅凶惡殘暴的日本強盜，為雁北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報仇……。”

嘹亮激昂的前進號，在茫茫的山巒中响起，打斷了楊指導員的講話，同志們整裝繼續前進了。當晚部隊宿營在

群山中的一个村子里。休息了兩天，偵察了敌情。

第三天早晨，部隊从駐地出發，連續翻越了几架大山，在太陽一杆子高的时候，我們在离泥河和榆林車站不远的一个僻靜的小山庄上住下來了。

八月三号的下午，我們三連同志吃过了晚飯，正在打扫院庭，蔣富清連長和楊茂枝指導員雄糾糾的从团部回來了。富有战斗經驗的战士們，从指揮員的表情上已經意識到：一場复仇歼敌的战斗將要开始。

部隊集合在村东头的打麥場上，指導員給大家傳達战斗任务：“同志們，团首長命令我們，要坚决打击敌人的凶焰，拔掉敌人榆林車站这个据点。这次战斗由三营攻打榆林車站，我們一营和二营在泥河伏击由大同增援的敌人，要保証榆林攻坚战的全部勝利。”接着連長規定了夜間行軍的紀律和聯絡的信号。

大地与天幕之間的空隙合攏了，在漆黑的夜里，我們每个人的左臂上綁着一條白毛巾，沿着崎嶇的山道，輕裝向泥河方向奔去。

山道上的夜間急行軍是艰难的，一不留神就会跌跤，滾下山坡。一个同志摔倒了，兩個同志赶上來把他攙起；当有的同志疲憊不堪的时候，連首長走过去，不声不响夺过了他肩上的步槍。

部隊成一路縱隊，仿佛一条海底蛟龍，靜悄悄的穿行在群峯林野間，当晚十二时准时到达了泥河，按照战斗部署，迅速將鉄軌拔掉几丈远，給鬼子們撒下了天罗地网。

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三营在榆林車站的战斗已經打响，“轟隆！轟隆！”的爆炸声和一排排手榴彈的巨响，震撼着、回蕩着傳向泥河。

不出所料，榆林車站的鬼子，在經過一陣激烈的战斗后，覺察到抵不过，开始發慌了。这时候，会日語的電話員同志，从接在日寇電話綫上的耳机里听到，榆林車站的鬼子噤哩哇啦向大同指揮部驚慌呼救的声音后，連忙向指揮員报告：“榆林的鬼子向大同指揮部呼救，大同讓榆林的鬼子再坚持一个小时，援兵馬上就到。”

我們埋伏在鐵路兩边的高坎上，怒視着敌人到來的方向，每个战士的心都在跳着，急待复仇歼敌的战斗开始。

忽然隆隆的車輪滾动声和“嗞啼咔嚓！嗞啼咔嚓！”的声音，由远而近，直向泥河駛來。

敌人为了不暴露目标，火車不嘶鳴，也不开灯，企圖悄悄的去增援榆林的鬼子，抄我三营的后路。

我們的眼睛緊盯着瘋狂奔來的鬼子列車，霎時間駛入了我們的伏击圈。近了，更近了，我們屏住了呼吸，拉紧了手榴彈的导火索，一刹那間，敌人的火車头駛入了无軌地段，这个瘋狂奔來的龐然怪物，失去了軌道，渾身顫抖了几下，头鉆进土里去了。

“打！”連長一声命令，我們的手榴彈，居高臨下施展了威力，随着巨响，火花四濺，輕重机枪噼噼啪啪的噴吐着怒焰，把一个火車头打的稀爛，复仇的子彈，扫射着殘存逃命的鬼子。不到二十分鐘的时间，二、三百鬼子全

部被我們消滅了。爬在車底下還活着的兩個鬼子，也作了我們的俘虜。

鬼子第一批的援兵，就這樣完蛋了。

敵大同指揮部聞訊後，惱羞成怒，接着又派來九汽車援兵，連續向我們發起了七次沖鋒，但都被我們擊敗了。敵人在泥河未能前進一步，所得到的，只是一次比一次更多的屍體。

大同的鬼子見他們兩次增援，都被我們死死頂在泥河，便更加瘋狂發怒了，出動了他的坦克，又派了十一輛汽車的兵力，向我們的陣地繼續沖擊。敵坦克邊走邊打炮，後面緊跟着彎腰端槍的鬼子，象烏龜似的蠕動着，妄想消滅我們，沖過泥河。

几百步，几十步……眼看敵坦克就要到陣地前沿了，二連前哨排的兩個戰士，飛快的迎上去，一個滾進，把一束手榴彈投到敵坦克底下，一聲震天巨響，坦克的履帶“嘩啦”一聲脫了下來，冒起了濃沉的黑煙。後面的一輛見勢不妙，原地亂哼哼，不敢前進。

敵人的指揮官，一見給他們張胆的坦克完蛋了，便孤注一擲，揮舞着軍刀、嚎叫着，向我陣地沖來。我們的輕重機槍，織成了交叉的火網，猛烈的射向敵群，敵人一排排倒下去。但鬼子還是在長官的督戰刀口下拚死爬來。

我帶着三連三排同志，一起投入了戰鬥。

戰士們眼睛紅了，扔出了一排手榴彈，端起上好刺刀的槍，直撲入了敵群。一場激烈殘酷的白刃格鬥開始了。

陣地上到处展开了撕殺。几个鬼子端着槍首先向我們冲來，一下就包圍了石生貴同志。我十二班班長陈守忠一看情况危急，赶忙上前替石生貴解圍，一連刺倒了几个鬼子，正在向另一个鬼子刺去的当兒，一个鬼子小隊長举起鋼刀，冷不防向陈守忠同志劈頂砍下，这时我和其他同志正和別的鬼子肉搏，石生貴同志就陷入了孤軍作战。但是，石生貴同志是三連九班的一名花刺健將，他一見陈守忠倒下，更是怒气冲天，瞪着鷄蛋大的眼睛，端起他的三八式，向敌人刺去。三个鬼子持槍向他刺來，他往后閃一步，忽的向一个鬼子冲去，刺刀向右上方一撥，把鬼子的刺刀挑到一边，他調手狠狠地將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。另一个鬼子剛要向他背后刺來，他敏捷的向旁边一閃，鬼子用力过猛，閃出了老远，石生貴同志搶上一步，一刺刀結束了第二个鬼子的狗命。鬼子見他是个大个兒，力量又大，就象狗似的又圍上來几个对付他，石生貴同志胸中燃燒着复仇的火焰，在敌群中东殺、西擋、左刺、右拚，直殺得鬼子胆战心驚。一个鬼子从側面乘隙又向他刺來，他用力撥过鬼子的刺刀，一个箭步，一刺刀捅透了敌人的肝臟。但是，好將难擋四面敌，就在这一刹那，那个鬼子的小隊長举起軍刀向他劈來，可敬的石生貴同志在日寇的屠刀下倒下了。

我刺死了面前的一个鬼子，轉身就看見了那个举着血淋淋軍刀的鬼子小隊長，我頓時眼睛冒出火花，推上一顆子彈，結束了这个罪魁。此时，这几个鬼子才拖着小隊長的